

心灵驿站

对贫穷的诗意向往

韩浩月

十多年前,当我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(现在是文学中老年),我曾那么地为自己的穷苦生活而深深地感到自豪。

出来,流窜在祖国大地的东西南北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放弃自己的诗人梦想,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己的穷困现状。

这年头,有“资深教授”、“资深记者”、“资深领导”,甚至还有“资深博客”、“资深美女”,什么都讲究个资历。

虽然年纪不老,相亲的历史却堪称悠久。从22岁那年被老妈强行拖去第一次相亲,迄今已有不少年头。

相亲最无聊的莫过于遇到一只“闷葫芦”。往往是一壶茶,几杯咖啡下肚,就是没一句完整的话,让人干着急。

最尴尬的莫过于相到昔日同学。遥想当年,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何等的风华正茂,意气风发,而今却落了个形单影只。

最难过的是伤自尊。有一次去相亲之前,我跟女友说好,如果见了面不中意,就借机到洗手间给她发短信。

世相百态

相来相去

胡玉兰



家伙已经先我一步站起来,说是上个洗手间。两人总不能同时离开座位吧,于是我趁坐在那里等他的空档。

万家灯火

家有猫咪

孙英群

好事的女儿,从单位抱回一只刚刚满月的小猫咪。沙发上、茶几上,都成了它嬉戏玩耍尽情撒欢的天地。

一次我正看电视,它又蹦到沙发上颠上颠下,我一把抓住它,不料,它扭头照我手上就是一口。

过了几天,小花猫才一瘸一拐地在屋里开始走动,时不时地蹲在我面前,注视着我,善良的目光里没有丝毫敌意。

星期天爱人回家,顺便把它也抱去了。爱人回来后对我说,小猫咪不吃不喝也不玩,只是胆怯地躲在桌子底下。



无法入眠,我起身拿个手电筒到外面找,半天也没有发现猫踪影,转身回屋,猫叫声又传来。

有天晚上,我把猫咪抱在窗台上,车流人流的嘈杂声远远传来,闪烁的霓虹灯五颜六色。

去年我们全家搬进了新房,由于是新建的小区,住户彼此之间都不大熟悉,父亲在住户中算是年长者。

前几个月,每次我家吃过晚饭,楼下的住户音响就会开得天响,一男一女两个年青人就开声嘶力竭地唱卡拉OK。

城市空间

温馨纸条

黄艳梅

去年我们全家搬进了新房,由于是新建的小区,住户彼此之间都不大熟悉,父亲在住户中算是年长者。

去年我们全家搬进了新房,由于是新建的小区,住户彼此之间都不大熟悉,父亲在住户中算是年长者。

去年我们全家搬进了新房,由于是新建的小区,住户彼此之间都不大熟悉,父亲在住户中算是年长者。

去年我们全家搬进了新房,由于是新建的小区,住户彼此之间都不大熟悉,父亲在住户中算是年长者。

假……不明白做这样的人,活着有什么幸福可言。我开始怀念以前穷困的日子,尽管这种怀念也掺杂着矫情的色彩。

对于贫穷的诗意向往重新在某一个日子开始沉渣泛起。只是,“贫困”这两个字的含义已经变成了“贫嘴+匮乏”。

了,而且一落座他的手机就响了,然后就称有事,先走了。伤自尊哪!最无奈的是重逢曾经的相亲对象,我还真碰过一次。

了,而且一落座他的手机就响了,然后就称有事,先走了。伤自尊哪!最无奈的是重逢曾经的相亲对象,我还真碰过一次。

人生感悟

望子成人

李勇军

只有“成人”后方可“成龙”,没有没有“成人”基础,单一的“成龙”会让这孩子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栽落下来。

只有“成人”后方可“成龙”,没有没有“成人”基础,单一的“成龙”会让这孩子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栽落下来。

只有“成人”后方可“成龙”,没有没有“成人”基础,单一的“成龙”会让这孩子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栽落下来。

只有“成人”后方可“成龙”,没有没有“成人”基础,单一的“成龙”会让这孩子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栽落下来。

“还敢说……谁知道那个老是说要娶我的人,竟然一点挫折都受不起,骂两句就嚷着放弃,没几天就跑去交女朋友。”

“谢谢你今晚会想到要打电话关心我。”

“嗯,我正要谢谢你告诉我当年的答案,说真的,我松了口气,你的答案让我知道我对你喜欢,原来一直都是我。”

“真的假的?”我大吃一惊。“真的啊,如果你回答不要,那我还可以笑着说是愚人节的玩笑。”

“是啊,所以够你得意的吧,柯景腾。”她逗趣。

对于社交地位,我是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想去涉足,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。

对于社交地位,我是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想去涉足,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。

对于社交地位,我是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想去涉足,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。

对于社交地位,我是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想去涉足,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。

“还敢说……谁知道那个老是说要娶我的人,竟然一点挫折都受不起,骂两句就嚷着放弃,没几天就跑去交女朋友。”

“谢谢你今晚会想到要打电话关心我。”

“嗯,我正要谢谢你告诉我当年的答案,说真的,我松了口气,你的答案让我知道我对你喜欢,原来一直都是我。”

“真的假的?”我大吃一惊。“真的啊,如果你回答不要,那我还可以笑着说是愚人节的玩笑。”

“是啊,所以够你得意的吧,柯景腾。”她逗趣。

对于社交地位,我是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想去涉足,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。

对于社交地位,我是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想去涉足,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。

对于社交地位,我是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想去涉足,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。

对于社交地位,我是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想去涉足,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。



九把刀 著

“如果手机没有突然断讯,再让你听见一个,应该会让你臭屁很久的事吧。”

“洗耳恭听。”

“自从你交了女朋友,我还以为你对我喜欢,迟早会让你跟你女朋友分手,那时你就可以名正言顺跟我在一起了。”

“真的假的?”我大吃一惊。“真的啊,如果你回答不要,那我还可以笑着说是愚人节的玩笑。”

“是啊,所以够你得意的吧,柯景腾。”她逗趣。

对于社交地位,我是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想去涉足,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。